## 走过青春

# 走过青春





● 县委宣传部通讯员采访学雷锋事迹



● 庄户院院门



● 陕北农村窑洞一角



荞麦饸饹

1971年后半年官庄公社施行了知青并队的政策,我们高家河三个女生被并到了大队的只有两个男生的刘庄小队。

队长喊着收工了,大家扛着锄头回到住的地方。今天轮到王玉茹做饭,我们进到窑洞里,小炕桌上已经摆好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大家洗了手各自拿了筷子围着桌子吃饭。赵成搅着小米粥:哎!咱能不能换换样啊?谁也没搭话都闷头吃饭。

也是,能不腻嘛!早饭,午饭都是小米粥或小米饭、玉米发糕(陕北叫馍),晚上吃一顿麦子和蔓豆混磨的杂面条,日复一日。菜的花样更是少得可怜:土豆、胡萝卜、白萝卜。突然有人提议:咱做荞麦饸饹吧,赵成一听来了劲,好啊!好啊!

心动不如行动。这个月轮我磨面,吃罢饭 我拿了一个口袋到队里保管室领了半口袋荞 麦,我背着荞麦回到窑洞里,到邻居家借了大盆 和筛子,把荞麦用水淘洗了几遍,然后捞在大圆 筛子上沥水,之后就下地干活去了。 第二天,荞麦干得差不多了,我就跟队长请了 半天假,到饲养室要了一头毛驴,王荣礼帮我拿着 磨面的工具,向村里公用碾盘走去。

我套上小毛驴,把荞麦均匀地铺在碾盘上,拍了一下驴屁股,毛驴喷着响鼻,拉着碾子围着碾盘转起来。荞麦经过碾子碾压后,用筛箩把头道面筛出来,再用簸箕把麦皮簸出去,然后把头道面和荞麦芯铺在碾盘上用碾子再次碾压,如此这般反复磨几次后,就成了荞麦面。我把荞麦面和磨面的用具送回窑洞里,把毛驴还回饲荞室,返回时他们已经收工了。

我们分工合作开始做荞麦饸饹,王玉茹准备柴 禾烧水,王洪洗土豆并切成丁准备做浇面的卤,我在 盆子里倒了些荞麦面开始和面,荞麦面要和得软一点,我把和好的面分成几个小面团,用笼布盖了待用。赵成去邻居家借饸饹床子同时还捎了一把韭菜回来。我把韭菜洗了切成末盛在一个碗里,撒了点盐腌着,一切就绪就等王荣礼下工回来。

他回到窑洞里,我们就开始压饸饹,这个活得

两三个人一起干,赵成把饸饹床子架在灶台上,王荣礼扶着饸饹床子的前头,以防压面时翘起来,王玉茹把水烧开了,王洪拿着筷子准备挑面,赵成站在灶台上抬起杠杆,我拿了一个面团塞进饸饹床子中间的圆洞里,赵成坐在杠杆上使着劲往下压,底下是一大锅滚烫的水,我直担心他一不小心掉锅里。这时只见面条从圆洞挤出来,掉在锅里定了形,王洪往锅里填了些凉水,又煮了一会儿,捞在一个瓦盆里,我又拿了一个面团塞进圆眼里,赵成又使劲地压,总算把盆子里的面压完了,把面和菜端在小炕桌上,因为很久没吃这样的饭了,五个人迫不及待地往碗里挑面,浇上土豆丁做的卤,再舀一勺腌制的韭菜末提鲜,加点老乡给的辣椒油,倒也别有一番风味。五个人吃着、说着、笑着,不知不觉盆子里的面见了底,每个人都吃了两三碗,又喝了些面汤,一个一个都吃得有些撑。

如今,荞麦被加工成各种各样的食品,也成了餐桌上的平常食物。每当我和老伴做荞麦饸饹面时,都会怀念那段知青岁月。

#### 记忆里的乱石滩

刘华荣

每当我回忆起1969年1月18日坐上西去列车的时刻,都让我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思绪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年代……

列车到站后,我们下了火车再换乘大卡车,这是有生以来坐过的路程最长的敞篷大卡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来到了目的地——白马滩公社。我们15人被分到了乱石滩小队,接我们的村干部早已等在那里。记得当时我手里提着一个小手提箱,走了一段路之后,有个村民热情地走到我身边帮我提箱子,我说了声谢谢后,低下头看见他脚上穿着一双大大宽宽的布鞋,浓浓的陕北话我虽然听不懂,但是能感觉到这里的村民淳朴善良。

走了很久的路,终于到了村里。吃晚饭时老乡们拿出白馍、猪肉丸子、烩菜、炸油糕给我们接风洗尘,当天晚上,生产队还特意在会议室为我们安排了欢迎晚会。在晚会上发生了一件让我永生难忘的事情,生产队长和妇女队长讲完话后,有人提议让女孩们每人唱一首歌,我一听心里顿时紧张起来,因为我五音不全,唱歌总跑调。为了逃避,我找了借口溜出了会议室,可我忘了会议室门口中间一米多高的台子没有台阶,扑通一声横着身子摔了下去。外面漆黑一

片,我又哭又喊,会议室里也顿时乱作一团,只听队长大声叫着"连增,连增",村里赤脚医生李连增匆忙跑到我身旁,紧接着就被抬到了一间小屋,李医生给我做了检查,还打了一针。当时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害怕,注射的也都是安定和止痛剂。

从那天起村民们一连好几天来看我,给我送来了核桃、大枣、柿饼等等。老乡们嘴里念叨着:"哎哟,把娃娃吓坏了。"今天,回忆起这件事仍然非常感动,永远忘不了这些善良、纯朴的乱石滩村人。

插队四年,不仅让我学到了一些农业知识,同时在劳动中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记得春季担粪时,我们每人两只大筐,有时从牛羊圈担到地里要走很长的路,对瘦弱的我来说是一件吃力的事情,但是也有特别能干农活的女同学,她们的粪筐比我的也大很多,走起来跟村里的老乡不相上下,这让我很是佩服。当时所有劳动报酬都记工分,到年底再算账和分口粮。妇女同志最高工分是每天11分,两位能干的女同学都被评为11分,可我每天只有9.5分,现在想想很是惭愧。有时贪玩会借着休息的时间去半山上摘酸枣,那里的酸枣跟北京的大不相同,圆溜溜的可好吃了。我们

还把摘来的酸枣晒到房顶上等冬天再吃。

在村里我曾和李瑞雪同学负责板报宣传,我们利用板报及时宣传国家最新政策方针及卫生知识、生活常识等,深受村民们欢迎。农闲的时候,还会编排一些文娱节目如舞蹈、歌唱等,每次演出时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来看,聊天时他们总是说:"北京娃太好啦,真舍不得让他们走。"农村的劳动生活使我们与这里的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我喜欢那里的青山绿水,我喜欢上山砍柴,更喜欢下到清清的小河里捞小虾。站在河中的大石头上用筛子轻轻地一捞,一层小虾就上来了,回到灶房用韭菜一炒,红红的小虾配上绿绿的韭菜,真让人回味无穷。

时间一长,我们就与村里的妇女们情同姐妹。每次回京探亲都想给她们带一些礼物,尤其是北京产的白色和棕色的塑料鞋底,送给她们时别提多开心了。

我爱乱石滩的大山。山上有很多核桃树、柿子树、枣树。我还喜欢山里的五味子、野葡萄……很多地方是我永远的思念。

多地方是我水地的思念。 1988年年初我返城回北京,分配到石景山区冰箱厂工作,孩子上学后我们过着平凡的生活。现在我已步入老年,享受着悠闲的退休生活,但是我永远记得插队的小山村——乱石滩。

#### 启程

张卫东

我是北京苹果园中学高68届学生。记得当时,我们68届还没有派知青插队的任务,且我又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按当时政策属照顾对象,可我不在乎这些。我想,革命青年就应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于是一张表决心的红纸上了墙,就此踏上了赴延安黄龙插队的"征途",并成为

了万千名插队知青中的一员。 临行前,我怀着凝重的心情,独自到天安门

广场,想再一次细细地看看它。漫步广场,我思绪万千,从人民大会堂转到历史博物馆,又从历史博物馆再转回天安门广场,向着天安门和毛主席像肃立了好久,并深深地鞠了好几个躬,默默地告辞着,以此来表达我生于北京、长于北京、深爱北京和即将踏上插队征程那一刻的那种一时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复杂感情。

出发那天,我告别父母,便随其他同学一起到了北京火车站。这里早已人头攒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大喇叭不时传来阵阵热烈的宣传声,车上的同学,紧紧地握着欢送者的手,流着激动的泪水,在一一惜别。此时,每个人的语言都是相似的,也是相通的,因为彼此的目标是一致的。好多同学上车安放好行李后,又急忙跑到车下与亲人、朋友做最后的话别。我没让家里人来送,不想经受这种离别的酸楚。看着别人,我既没有别离时的心酸,也没有远行的喜悦,只是一个人默默地观察着眼前的这一切。这时,一个小女生出现在我的眼前,她哭得像个泪人,她的父母、姐妹也伤心不已,那场面真感

人呀!这一幕永生难忘,挥之不去。

火车动了一下,这是要启动的信号,刚刚那趋于平稳的人群顿时又激动了起来。车上拼命地呼喊着,车下前后拥挤着,手拉着手不忍分开。送人干里终有一别,列车徐徐地开动了,向着前方,向着革命圣地延安,向着我们要去插队落户的地方启程了。随着列车的加速,站台上送行的人群逐渐地消失在视线中,车厢里也逐渐趋于平静。经过漫长的二十多个小时的车程,火车终于到达了我们要下车的地方——富平火车站。

下车后,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小学校的教室里,地上简单地铺了些麦秸,两头摆了两行砖当床边,形成两排大通铺,每人发了一个大麻饼,算是我们的早餐。第二天天不亮,又坐上了大卡车,继续开往目的地——黄龙县。车顶用帆布篷蒙着,后边还吊了个帘子,车内比较黑,谁也看不清谁,只感觉到车的摇晃与颠簸。车上没座,我们只好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车开了不远,大家都昏昏欲睡,但又时常被颠簸得腾空而起,落下时东倒西歪,但大家什么都没说,只是继续昏睡。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喊了一句:"天亮了!"这时,大家才揉揉惺忪的睡眼,看到了从卡车后边篷布缝隙透过的光亮。大家依然沉默着,很少有人说话,有的人则默默地数着过了几座山、拐了几道弯儿。数着数着,汽车停了下来,大家下车舒展身体,卡车顺势停在路边,排成了一条长龙。司机们都是类似的装束,只能从动作上看出他们的年龄并不大,不免有些为这一路的艰难和危险

而担心。毕竟是今生第一次乘这样的车,走这样的 路,况且以后的路是怎样的,谁也说不清。

汽车继续前行。经过休整,大家都来了点精神,也把车后边的帘子掀了起来,好奇地朝外边观山望景。汽车艰难地爬上一座山后,又拐着弯下山,车后卷起的一团团黄土烟尘,瞬间笼罩住车厢让人透不过气来。大家的脸上、衣服上、帽子上都落满了黄土,这时,我们才真正意识到已经到黄土高原了。就这样车一直行驶在路上,于天黑前,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我被分配在石堡公社安善大队安善生产队。记得刚到村里时,天下起了大雪,坡上坡下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队干部告诉我们雪天不出工,安排我们到村里贫下中农家里去访贫问苦。当时我们穿的都是北京买的黑条绒的塑料底棉鞋,那叫一个滑,走路战战兢兢,并不断地摔跤,然后再爬起来再走再摔,下坡时更是蹲下打出溜,可当地村民都没事,因为他们都习惯了走这种路。

村里人大部分住的是土窑洞,且窑洞都建在向阳的山根处,并成扇面弧形状一字摆开。这种窑洞冬暖夏凉,很适合人居,远远看去,很有规律,像是人站队,给人有"拜访"之感。这里地处山区,且山大沟深,看天是一线天,走路是一条路,川底又是一条河,平坦的地方很少。安善村前就是当地有名的石堡川河,水清且大,常年流淌不息。值得庆幸的是,黄龙通往关中的唯一的一条公路从村中经过,时常能看到长途汽车,心中不免泛起阵阵酸楚。尽管如此,大家也只能把想家、回北京的念头,深深地埋在心中……



### 我的碌碡

雷文军

我家在村东头第一家,往东是二十几米 深的土沟,院墙与土沟之间是麦场。麦场人 口栽了棵洋槐树,树下立着石碌碡。

立着的碌碡上表面中心镶嵌着铁凹槽,周围有五块突出的鹅卵石,神奇的是我的屁股刚好卡在这些鹅卵石里,铁凹槽恰好挨着屁股蛋子。坐在碌碡上,左右前后有卵石护着,稍有摇晃就能感到鹅卵石的刺激,轻轻的疼、淡淡的麻、浅浅的酸……身上痒了就爬到碌碡上摩擦摩擦,或者背躺在碌碡上蹭一蹭,止痒且舒爽。

清早,我捧着红辣子夹馍坐在碌碡上吃。瓷锤穿一身新衣服从我面前走过,满脸骄傲地说去县城。我把半块馍放碌碡上,追撵瓷锤。我问去干啥?他骄傲地回答看热闹!我说我也想去。他不理我。班车上人很多,瓷锤硬挤上去。我回到碌碡上继续吃辣子夹馍,眼睛盯着班车,它像一匹马,拉着一团尘土向前急奔,留下一溜薄丝缥缈的烟雾。

傍晚,我端一碗米汤坐在碌碡上喝。班车拉着尘土在站点停下,回来的不是瓷锤,是我表姑。我放下碗,迎过去,几个熟悉的村民跟过来,簇拥着表姑回到屋里。表姑去了趟省城,给大家讲城里的楼比天高,街上的女人嘴上抹着红漆、头发爆炸……她带回来一堆新鲜东西,让我动心的是一瓶桔子罐头。趁表姑与大家热火聊天的功夫,我抱着罐头跑出去,坐碌碡上一口气吃掉多半瓶。我正回味甜蜜,一块鸟屎落到脸上,抬头看,两只鸟站在枝头。我愤怒瞪树,鸟儿起飞鸣叫:算黄算割,算黄算割……麦子熟了。

算割、算黄算割……麦子熟了。 麦收时节,热辣滚烫。给碌碡套上架子, 拖拉机拉着,在麦子里转圈碾压。麦子是汹 涌激荡的海水,碌碡是横冲直撞的舰艇,惊 涛骇浪;麦子是遍布硝烟的战场,碌碡是强 力冲锋的坦克,势如破竹;麦子是蓝天上团 团云朵,碌碡是自由穿行的飞机火箭,勇往 直前……碌碡跳跃、翻滚,在宇宙间欢呼着 一次次碰撞地球。昨天还亭亭玉立、籽粒饱满的麦子,今天被碌碡碾压成麦粒和麦草,麦粒人仓,麦草堆成麦秸垛。庆丰收的酒菜端上麦场,大家开怀畅饮,套在架子里的碌碡安静地看着人们狂欢。

第二天刚坐上碌碡,瓷锤跑来幸灾乐祸 地说:"你个瓷怂,喝醉了,趴在碌碡上哭闹, 说碌碡是你的。"我吃惊,辩解:"没喝醉,没闹 过。"瓷锤扭头走了,口里念叨:"真是个瓷怂。" 我仔细端详碌碡,它犹如神物,浑身长满眼睛 盯着我,挺着大肚子对我乐呵呵。我俯下身 把脸贴在碌碡上,感受到父亲胸膛一样的 坚强与稳妥;我蹲下身拥抱碌碡,觉得母亲 一样的手在亲切地抚摸、揉按我的胸口。 瓷锤又转回来,还是幸灾乐祸地说:"村里 学校停办,你要背馍到镇上学校去。"

我背起装着24个馍和一罐头瓶红辣子的大布包去镇上学校。学校灶上有一口大锅和几层笼屉,学生把带来的馍用网兜装着放

进笼屉。放学后,笼屉摆地上,大家翻找自己的网兜,在大锅里舀一碗热水,就着咸菜或辣子吃馍。有一次,我没找到网兜,只好热水泡冷馍填肚子,到了周六中午没馍吃,只能把罐头舔得干净如洗,下午饿着肚子往回跑。看见碌碡,迫不及待坐上去,"砰"一声,碌碡碰碎了罐头瓶,饥饿、惋惜、恼怒一起涌上心头。我想搬起碌碡扔到东边的土沟里,却搬它不动。无奈,自己走到沟畔上,沟底翠绿的芦苇被砍光了,留下一块荒水滩。

隔着院墙听见瓷锤爷爷在麦场里忙活。跑出去看,瓷锤爷爷叼着早烟,踩着碌碡在芦苇上来回碾压,芦苇"噼噼啪啪"叫唤,芦苇秆由圆成扁,开裂成条。瓷锤爷爷告诉我,用压扁的芦苇绑住墙椽,填土压住芦苇,用打土墙的方法箍窑帮墙,等窑帮墙硬化后,斩断芦苇,取下墙椽。我问为啥不用绿芦苇?瓷锤爷爷回答太脆,晒干、压烂

才有顽劲,芦苇活着没用,死了、烂了才能

派上用场。不知道什么缘由,我竟问了句:"那人死了有用吗?"瓷锤爷爷说:"人死不了,魂在呢,旁人能梦到、能记得……"

半个月后,瓷锤爷爷拿斧头斩断窑帮墙上的芦苇,从窑背上跌落,脑袋碰到落地的墙椽上去世了。按风俗,瓷锤爷爷的灵轿过家门口要燃一团火,我特意从麦场里捡来散碎的芦苇撒在火上。透过火焰,我看见碌碡变成了几个黑色的矮人,摇头摆尾、伸手踢脚、狂跳乱舞,瓷锤爷爷正躺在棺材里悠闲地抽旱烟。

终于,一个秋后的早晨,我坐在碌碡上等班车。碌碡冰凉,鹅卵石顶着我,我用力压它们,扭扭身体摩擦它们,渐渐觉得屁股下面有些温暖,它们在发热,我也在发热,我们成了一体,难以割舍。班车来了,我背起书包和行囊,奔向远方,落入城市,一去二十几年。岁月让田野长满苹果树,时光把麦场变成果库,那棵杨槐树和我的碌碡凭空消失、不知所终。故土难离,我常常想起我的碌碡,屁股痒、浑身不自在的时候就想去蹭一蹭、摩擦摩擦。

前几日,我去公园里一家装修特别的咖啡厅,在石桌前坐下,突感身下有硬物顶着,似曾相识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抬身细看,竟是一个浑身长满鹅卵石的碌碡。我惊愕失措,情不自禁俯身问碌碡:"你怎么到了这里?你是如何找到我的?"